

一部运河史，半部好汉歌

东平：被水脉重新打捞的千年古城

□孙晓明

一座比泰安还老的城

今天的东平，行政上隶属于泰安市。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卷中，二者的关系却是颠倒的。

西周春秋时期，东平境内便有须句、郟、宿等小诸侯国。两汉至西晋约五百年间，这里长期设置东平国，治所或在宿城（今东平县城西侧），或在须昌城（今老湖镇埠子村附近，已淹没于东平湖中），下辖须昌、无盐、章、寿良、富城等县。隋朝始设郟州，不久改为东平郡。唐贞观八年（634），因原郟城地势低洼潮湿，郟州治所迁至须昌城，从此便有了“郟州在东平”之说。同时，又将宿城县更名为东平县——这是“东平”作为县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。当时，须昌城内县、州、节度使三大行政机构同驻一城，何其气派！

宋代，东平更为耀眼。宋真宗咸平三年（1000），因黄河决口威胁，须昌城（五代时避后唐李国昌讳改称须城）迁建新城，即今州城镇。宋朝在此设置京东西路安抚使，为路级行政机构。至北宋末年，又先后将郟州升为大都督府、东平府。读过《水浒传》的人，对“郟州”和“东平府”这两个地名应当不陌生，书中的许多故事，便发生于此。

但东平行政级别的巅峰，还在后头。

蒙元时期，成吉思汗设置东平路，直属中书省。他任命长清汉人降将严实为东平行台，统领五十余州县，辖区广涉太行山以东及秦莱山区，北至德州，南至江苏邳县，严氏父子以半自治的诸侯身份治理此地，历时四十八年。这是东平历史上辖区最大、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，须城（今州城）是当时山东当之无愧的大都市。

明清时期，东平的行政级别逐渐下降，先降东平府为州，再降为县级散州。但级别的下降，并不意味着经济文化地位的衰落，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，东平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。

运河拐弯的地方

中国开挖运河，自春秋末期的吴王夫差时即已开始。至隋炀帝时，形成以洛阳为中心、东南至余杭、东北至涿州的“人”字形线路。元朝定都北京后，政治中心北移，亟需南粮北运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），忽必烈下令开凿济州河，由任城（今济宁）至须城安山；至元二十六年（1289），又开挖会通河，由安山西南经寿张至临清；至元二十八年（1291），再开挖通惠河，将大都与通州连接。至元三十年（1293），元代大运河全线通航。

这一系列工程的关键，都在山东境内。

东平湖畔的小安山（今属梁山县），成为济州河与会通河的连接点，是漕运中转的重要枢纽。明代永乐九年（1411），工部尚书宋礼主持疏浚工程，采取三大举措：一是废弃袁口以北至梁山的元代故道，东移二十余里另挖新河，即从袁口向北经东平大安山、戴庙，再至十

东平在哪里？打开今天的山东省地图，它静卧于泰山之阳、濒临黄河，东平湖烟波浩渺，白佛山暮鼓晨钟。在历史的版图上，东平曾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字——它曾是诸侯封国、汉代王国、唐代节度使驻地、宋代路级治所、元代中央直轄的“路”，管辖过包括泰安在内的五十余州县，是山东名副其实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《尚书·禹贡》有云：“大野既潏，东原底平。”这片名为“东原”的土地，因济水、汶水、黄河在此交汇，自古便是南北水路的咽喉。如果说京杭大运河是一条横贯中国东部的大动脉，那么东平，就是这条动脉上最强健的那颗心脏。而今天我们要追问的是：这颗心脏，何以跳动千年？它又为何沉寂百年？



“八百里水泊梁山”唯一遗存水面——东平湖。

里堡与北段运河衔接，长九十余里；二是设昭阳、南旺、安山、马场四大“水柜”，为运河汛期蓄水、旱时补水；三是在汶河下游修筑戴村坝，遏汶水至南旺，为运河补水。

这座戴村坝，被誉为“运河之心”，今人称之为“江北都江堰”。它截断大汶河，向南旺分水枢纽供水济运，解决了元代会通河通航以来水源不足、漕运效率低下的问题。在精密测绘仪器尚不发达的明代，这一工程堪称世界水利建设史上的伟大构思。2006年，戴村坝作为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，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2014年，随中国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。

有运河，便有码头；有码头，便有市井。

明清时期的东平，最繁华的城镇有两个：一是州城，二是大安山。州城始建于公元1000年，是传统的行政中心城市。而大安山，则是依托运河大坝新兴的码头城镇。清光绪年间正式设镇，驻正八品东平分州衙门，管理政务、漕运、湖闸、厘金、军事等事务。

大安山的三里长街，运河南岸是三百多户农户、船户、渔户，北岸是七百多家作坊、商铺、行会。山西会馆里，晋商、陕商、济南商人云集；清真街上，回民餐饮、屠宰生意兴隆。这里还有著名的十八家粮行，经营寿张集、郟城以北的高粱、大豆，以及汶上、东平一带的小麦，旺季时每天成交一二十万斤，一度成为北方粮食市场的“晴雨表”。四大货栈代客买卖货物，联系漕船发运。南运货物主要是干枣、棉花、干鱼、干虾和当地中药材；南来的卸货船则运来糖、江米、茶叶、甘蔗、竹器、丝绸、麻线、夏布和南方中药材。

《东平县志》这样描绘盛景：“河道宽数十丈，水深丈余，漕船官舰可直泊往来。夹岸铺店堂肆栉比

鳞次，危楼翘翘，飞檐插天，河面上帆樯林立，商船汇集……”

马可·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，学界七百年来争议未休。但他在游记中写下的这段话，却让东平永远定格在世界视野里：“离开济南府，向南骑行三日……抵一贵城，名称新州马头，颇富丽，工商茂盛……此城船舶之众，未闻未见者，绝不信其有之。此种船舶运载货物往契丹蛮子之地，运载之多，竟至不可思议，及其归也，载货而来，由是此二河流来往货物之众可以惊人。”

文中的“新州”，即须城（今州城）；“马头”，即小安山。那是十三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东方繁华。马可·波罗之后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、荷兰使团、法国使团都曾沿运河北上或南下，留下大量旅行日志，让欧洲人对东平有了更多了解。

东平湖与梁山泊

东平湖是山东第二大淡水湖，也是古典名著《水浒传》中“八百里水泊梁山”的唯一遗存水面。

这个说法准确吗？

历史上的梁山泊，形成于五代至北宋。后晋开运元年（944），黄河在滑州决口，洪水环绕梁山，形成浩瀚水泊。北宋天禧三年（1019）、熙宁十年（1077），黄河又两次大决口，使梁山泊达到最盛时期，水域面积号称八百里。金代以后，黄河改道，水源断绝，水泊逐渐淤为平地。至元代，梁山泊已基本消失。

但东平湖所在的区域，正是古梁山泊的北缘洼地。今东平县银山镇石庙村，即宋代的石碣村，是阮氏三兄弟“打渔杀家”的地方；戴庙镇的棘梁山，明代石碑上刻有“古宋梁王名江，忠义聚寨”的记载；斑鸠店镇，传说是李逵打虎的地方；旧县乡，有宋江碑遗迹。

宋江三十六人的起义，规模并不大，正史甚至没有留下明确记载。但一些私人编年、笔记有所涉及，说明此事确实发生过。从记载看，宋江等人的反抗斗争，游动性极强，活动范围广阔，极有可能曾在梁山泊一带出没。而梁山泊易守难攻，物产丰饶，加之“夫齐之水，道噪而复，故其民贪粗而好勇”的地理秉性，使得这一带自古多出草莽英雄。

更重要的是，即使宋江本人没有到过梁山泊，梁山泊本地的草莽英雄事迹也并不鲜见。阮氏三兄弟打渔杀家、劫富济贫的故事，本就是当地民间传说的产物。民间的说唱艺人，早就在莲花落、端鼓腔、瞎腔里传唱着武松、李逵、宋江的故事。

宋代诞生了水浒故事，而真正让这些故事走向成熟，最终结集为《水浒传》的，要归功于大运河和运河文化。

元代东平，恰是元杂剧的三大中心之一（另两处为大都、杭州）。严实父子坐镇东平四十八年，大兴府学，养士育人，使东平“府学”盛极一时，优秀人才脱颖而出。据记载，当时东平籍或客居东平的杂剧、散曲作家有确切记载的就有二十多人：高文秀、张时起、顾仲清、张寿卿、徐琰、王继学、王修甫、赵良弼、陈无妄、李显卿、李好古、杜善夫、张养浩、刘敏中、曹元用、梁进之、罗贯中、红字李二、白朴、康进之、李文蔚、李致远、杨显之、商挺、王恽……这是一个足以让任何时代艳羡的名单。

高文秀一生创作杂剧三十四种，数量仅次于关汉卿，被誉为“小汉卿”。他的剧作中，有八种是水浒戏，尤以李逵故事最为突出。康进之的《李逵负荆》，至今仍是舞台经典。红字李二的《折担儿武松打虎》、无名氏的《鲁智深喜赏黄花

峪》等，都为后来《水浒传》的成书提供了最直接的素材。

这些元杂剧中的水游戏，思想性、艺术性都有了质的飞跃，使水浒故事从民间传唱走向了大型主流戏剧舞台。而《水浒传》的最终编著者之一罗贯中，学界越来越倾向于认为，他就是东平罗庄村人。

在东平，至今流传着一种古老的纸牌游戏——“叶子牌”。它应是唐代“叶子戏”的遗存，牌内一至九“万”上的图案全部是水浒人物故事，打牌过程中还要伴随着说唱。例如唱词：“打了个一还是一，一‘万’燕青了不起，保着宋江闯东京，泰山打擂数第一。”其曲调是当地一种叫“铜大缸”的民间小调，轻松活泼，饶有趣味。这或许就是水浒文化深入民间的生动注脚。

停运之后，复航之时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京杭大运河正式停运。

东平的命运，随之急转直下。大安山的帆樯消失了，会通河帆影的美景成了记忆。码头上的粮行、货栈、钱庄、当铺，要么倒闭，要么迁走。百姓又回到“十年九不收，收一收，吃九秋”的小农老路。当地人至今流传着一句民谚：“大安山不大，小安山不小。”说的便是运河停运之后，大安山因失去经济命脉而衰落，而小安山因安山湖干涸变成良田，反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村镇。

但运河并未真正死去。

1959年，小汶河筑坝截堵，戴村坝失去济运功能，但仍在缓洪减淤、稳定河道、农田灌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2014年，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，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，戴村坝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泰安境内增添了第二个世界遗产。

同年，京杭运河东平湖至济宁段续建工程启动。2017年，泰安段航道工程开工。2021年3月，淤塞百余年的东平港正式试运行通航，结束了泰安市一百年来“有湖有港不通航”的困境。从此，泰安及鲁西南、鲁西北、河北等地的大宗货物，可经此黄金水道南下，实现江河联运、河海联运，开启通长江、达东海的航程。

在大运河东平段沿岸，至今留存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四音戏由曹州传来，在四弦胡琴伴奏下，演员身背扁鼓，边打边唱边舞，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“端鼓腔”脱胎于扬州“香火调”，因祭祀所需，传统上只有男性演员，乐器是一面或几面芭蕉扇形状的单面羊皮鼓，鼓柄末端套有九个小铁环，表演者将鼓端在手中边击边唱，故名“端鼓腔”。2010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东平渔鼓原称“道情”，清朝中叶被民间艺人改造为板腔体说书曲艺，一人边演唱边伴奏，右手拍击渔鼓，左手敲击竹板，唱腔醇厚，抑扬顿挫。还有修筑戴村坝时劳工创造的“破号子”，在“嗨哟，嗨哟”的不同节奏中自由添加念词，内容包含民间传说、历史故事，既能消解疲劳，又能增长知识。